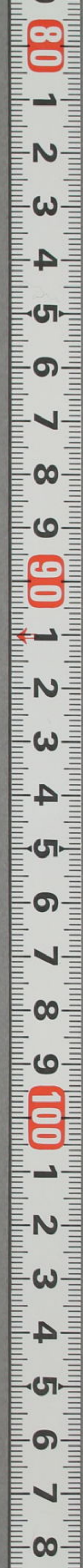




古今學變

中

□ 13
3011
2



門口 13
號 3011



古今學變卷之中

伊藤長胤 著

○論易禮春秋傳敎學之旨

易系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胤按。仁智並言。亦見於此。其出夫子之遺言乎。蓋聖人之事天也。游行出王。對越不違。而唯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而已。其所以

樞紐造化根柢品彙為萬物之主宰者主理耶主
氣耶未嘗言及也唯易以道陰陽故名其一陰一
陽往來不息者以為道而曰是以上更無其說則
知就氣以為言而非主理而言也是乃自然之氣
機萬化由是而生品彙由是而生天道之全體盡
於此矣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然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必有聖人者出財成輔相之而後萬物之生
飛潛動植各有以遂其性則所謂善也善者非化
即指入道而言以入之道而繼天之道猶子之繼

父之事也故曰繼之者善也然人能弘道非道弘
入非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則何以得行道而成之
故曰成之者性也而其為道也天下古今之人所
共由而日用仰事父母俯畜妻子士農工賈各服
其事以終其身如斯而已矣所謂仁智云者亦不
過各因其所見命名而天下之人則不自知其為
仁耶為智耶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
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上提起一道字而曰繼之
曰成之曰見之皆莫非道也此章古今說者其旨

不一韓康伯曰道者何無之稱也陰陽雖殊無一
 以待之在陰為無陰陰以之成在陽為無陽陽以
 之成故曰一陰一陽也正義云一謂無也其說怪
 詭本老莊虛無之旨而尤不足取也朱子曰陰陽
 氣也其所以然者道也蓋以道為所以然之理則
 理氣體用之謂而非大傳之本旨矣今審其意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者猶云一闔一闢謂之變專就
 往來上為言非言所以然之理也繼善成性之義
 其說亦不同正義云道是生物開通善是順理養

物故繼道之功者唯善行也能成就此道者是人
 之本性此說稍覺有理程子曰凡人說性只說繼
 之者善也則亦就人性為說然不以為說性之至者
 也朱子則以繼善為太極之動成性為太極之靜
 通書註則曰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
 也善即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
 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蓋
 於未發已發之間為兩截分屬陰陽也其說最不見所
 當一陰一陽之說先子辨之詳矣繼善成性之義

侍奉之間素無異聞故今參先儒之說漫述臆說云
說卦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

胤按仁義並稱亦見於此矣十翼爲夫子之作其
說始見於史記而本無所據則與孟子之時孰爲
先後固不可知也然陰陽相濟而天道成矣仁義
並行而人道具矣非陰陽則天道不成非仁義則
人道不具則相配以立言固人道之綱紀也先儒
謂天以氣而言地以質而言人以理而言殊不然

也天一而已地亦一而已人則非指一己之身而
人之也舉盡天下之人以爲人而其所其往來通
行者名之曰道猶貴賤尊卑之必由官道正路以
行也聖人標之以使人必由此路脉以行故曰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猶書所謂皇建其有極之意也
則道之爲道亦可知矣而後世學者必就一身上
求所謂仁義者以爲性則其失聖賢之意甚矣
系辭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

矣

胤按語孟中庸之間。或曰仁知。或曰仁義。或曰仁禮。而未有智禮並言者也。智禮並言。纔見於此。蓋取象于天地也。

乾九二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胤按乾之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文言衍其義。以學問寬仁言之。亦言大人之所以成德者。由務學與行仁而已。蓋人不學。則無以通古今明法

戒不仁。則無以安衆庶。服人心。此其所以取義也。坤六二文言曰。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義立。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胤按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文言衍其義。敬義並舉。以與乾之九二相對。乾言仁。而坤言義。猶所謂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之意。以配陰陽剛柔也。其曰敬以直內。則欲執事而無慢易之心也。義以方外。則欲制行而無非僻之失也。夫百行兼

古今學變 卷中
舉本無定方。敬義相偶，以為修身之方。亦文言之所取義，何為不可，而先儒以此為學問之極，則可疑也。蓋先儒之學，持敬為宗，故祖述此言，謂足盡聖學之全。然與夫子常稱知仁勇，孟子開口便言仁義者，其旨固不同。學者其可不知所從乎。

禮記曲禮曰：道德仁義，非禮不成。

胤按：道德仁義，併稱始見於此，而要其本於禮也。稽之語，孟子則曰：人而不仁，如禮何？孟子又曰：禮者，節文斯二者也。仁之與禮，輕重可知矣。今日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則禮重於仁。其旨不同者，何哉？蓋夫子之道，以仁為宗，而孟子每稱仁義，故其言如彼，而記禮之貴，禮猶孝經之宗，孝易之主，時以禮為人之紀綱，故其言亦如此。雖與孔孟之言不同，而彼此相偶，以立教，則猶古也。楊子雲則曰：神心惚恍，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義禮，則祖襲禮記之言，而平列五者也。

禮運曰：故人情者，聖人之田也。修禮以耕之，陳義以種之，講學以耨之，本仁以聚之，播樂以安之。

胤按。此以人情喻田仁義禮樂。加以學以喻耕種之法也。

樂記曰。春作夏長仁也。秋歛冬藏義也。仁近於樂義近於禮。

胤按。此以仁義禮樂四者。夏互兩分以配四時。後世以五行分配五常已漸於此矣。

祭統曰。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害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

器則不成

胤按。此以和仁義信四者為治平之具。雖不見於語孟而其意亦不相悖也。

大學曰。詩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胤按。此言止至善之效。稱文王之德。列舉仁敬孝慈信五者以實之。蓋此五者人之善行也。文王之德皆極其至。故大學列舉以證至善。若必唯以仁

信爲性而其他自行非性之所有則相敘爲言豈非不倫之甚乎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智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胤按此大司徒教民之條目而智仁聖義忠和之名始見于此矣周禮爲周公之作固不可信然各隨官司著其職員則亦非鑿空構成新創規模者也而證之經傳或合或否豈戰國先秦之間綴拾

成周之遺制以爲一書耶然則所謂六德云者或一時之制或一方之教大小相從輕重相偶以爲之科條耳仁義智謂之德而禮屬之藝則蓋言威儀揖遜之節皆著於人事者也合而名之曰二物則非性之理矣猶古之意也

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胤按大司樂掌教樂有樂德有樂語有樂舞樂語所以習其聲也樂舞所以習其容也而樂德則以養其德中謂清濁之宜和謂剛柔之適祗敬也庸

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以此六者修其德。古者以禮樂為修身之具。而中和者。聲音之無過不及者。而所以為樂之本也。故敘六德。皆言之。先子以中庸所載中和一章。為樂經脫簡。亦可併證也。○又按上所舉諸文。雖未必出於聖人之言。而仁義禮智之目。參伍錯綜。或參之他事。以為言。當時立教之意可見。而加以信。而必配五行。其非古可知矣。

春秋左氏傳成公九年。晉范文子曰。不背本仁也不

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寡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

胤按晉侯觀于軍府。見楚囚鐘儀。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舉仁信忠敏四者。稱其君子也。

又成公十六年。楚申叔時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

胤按楚子救鄭。申叔時為司馬。子反列舉德刑詳義禮信六者。言行師之道也。

又成公十七年。晉卻至。曰：人所以立，信智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

胤按：晉卻錡欲攻公，卻至舉信智勇二者論人道之所以立也。

又襄公十一年。晉魏絳曰：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優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

胤按：晉侯賜魏絳以樂律，辭之以德義禮信仁五

者論樂之事也。杜預曰：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

又昭公元年。晉趙孟稱，魯叔孫豹曰：臨患不忘國，忠也。思難不越官，信也。圖國忘死，貞也。謀主二者，義也。有是四者，又可戮乎？

胤按：魯季武子伐郕，郕人告於會。楚告於晉，請戮魯使叔孫豹。趙文子請免之，以忠信貞二者稱之也。

又昭公二十年。楚伍尚謂其弟員曰：奔喪，免父孝也。

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智也。知死不辟，勇也。

胤按：此伍尚勸員適吳，勉之以孝仁智勇四者也。

國語：周內史過曰：「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秉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處乎信也。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不行。」

胤按：此周襄王使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不稽首，內史過告王，舉精忠禮信四者言晉君臣之不免也。

國語：周內史叔興曰：「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

分也。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令不偷而動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守禮不淫，信也。行禮不疚，義也。

胤按：此周襄王使賜晉文公，命內史叔興告王，舉忠信仁義四者言晉之不可不善也。

國語：單襄公曰：「夫仁禮勇皆民之爲也。以義死用謂之勇，奉義順則謂之禮，畜義豐功謂之仁。」

胤按此晉既克楚使卻至告慶於周單襄公舉仁禮勇三者以言卻至之必及難也

國語晉太子申生曰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

胤按此晉獻公將廢太子申生申生舉所聞羊舌

大夫之言答其臣猛足也

管子曰禮義廉耻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按

子牧民篇云四維張則君令行又曰四維不張國乃滅又曰國有四維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賈誼新書曰管子曰四維不張國乃滅

胤按此以禮義廉耻四者為人道之大綱故名之曰四維後世其稱尤著而併之孝弟忠信謂之八德○又按春秋之時周室雖衰而先王遺化尚在當時學士大夫皆能知所以立言故凡其百行比類配合以為立身之則以為論入之目雖未必悉出於聖人之遺言亦不可無偏全長短之差而或舉先訓或敘自言皆足以善當世而範來者乃至孫武所謂知信勇仁嚴商鞅所謂法信權者雖非誦法聖人者之所尚而各隨其道之所便以設條

古今學彙 卷中
目亦猶古之遺風也。然則百行之目可分而言之。可合而言之。出入添減無所不可。而唯鄒魯之書曰智仁勇。曰仁義禮智。推之天下萬世。該括周遍。行之而無弊。所以為群言之宗也。

春秋左氏傳襄公二十七年。鄭子罕曰。天生五行。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杜預曰。五行。金木水火土也。

胤按淮南子本經訓曰。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亦五行之謂也。

又昭公二十五年。鄭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末。發為五色。章為五聲。

又昭公二十九年。晉祭墨曰。夫物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

胤按子產論五行而謂之用子罕又謂之五材則亦就民用而言原夫洪範五行之屬只言五味而已子產始配之五色五聲蔡墨謂之五行之官而又別舉五祀則五行之神也蓋古者括天下之民用列爲五科立官設司以修飾其事故能舉其職者生爲達官死爲神明列在祀典則當時之制也後世則謂冥漠之間有物斡旋陰陽生殺人物者各位四方而遞行四時則誣矣

國語魯語展禽曰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

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韋昭曰五行五祀金木水火土又左氏傳昭公三十二年晉史墨對趙簡子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

胤按展禽及史墨之言皆在天曰三辰地曰五行與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者其取義亦不同矣

禮記禮運曰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

胤按人受五行之氣以生其說始見于此矣然未言受五行之氣以爲人之五性也

易乾元亨利貞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入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胤按易本卜筮之書系乾卦曰元亨利貞者所以

示筮得者其事當大通而利在正固也本義所解固其本旨彖推之天道曰乾元資始者言一元之氣萬物之所資以爲始耳猶說詩者之斷章取義也亦非錯會其義也文言亦分爲四德配之人事觀其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可見矣文言蓋依傍卦辭仁禮義貞四者兼舉以敘君子之行占之說書假借其辭別自取義不比後世疏家貼文解說而其立言也各隨其意彼此相配因事立教亦可見其一端矣至後世以元亨利貞

分屬四時又配五常其說一定牢不可移而不知原之卦辭參之文言其旨各自不同不可強而之也好古君子其訂焉

禮記樂記曰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

胤按此論樂之事云然五常之名始見於此鄭玄曰五常五行也陳澧云五常之行仁義禮智信之德也二說不同未詳孰是然上既曰禮義則不可復並舉以為五常鄭說近是可見漢時五常之名

亦無定說矣

又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

胤按以靜言性始見於此矣蓋老莊之教槌提仁義絕滅禮樂專貴吾性而欲使其清靜虛明不為物欲汨亂其道尚靜其言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又曰清靜為天下正又曰我好靜民自正淮南子曰水之性真靜而土汨之人之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又曰清靜恬愉人之性也樂記之言分明出于老子之旨此語亦載文子及淮南

文子。姓辛。名研。蔡丘。號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錄其遺言。為十篇。

子。但性之欲也。俱作性之害也。文子學於老子。所謂辛研者也。其所淵源可知矣。考諸聖賢之言。則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唯言其好善而未嘗言其靜。此古昔聖經之言。性者而孟子之所取以爲性善之証也。其異同得失。固不可同日而言矣。

又曰。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又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孔穎

達疏曰。自然謂之性。貪欲謂之情。

胤按。天理人欲之言。始見於此矣。蓋古者聖賢之教。入仁義禮樂爲大而君子爲標準之名。故其所以斷善惡之分者。每曰仁不仁。曰義利。曰君子小人。而未嘗以天理人欲判之也。但老莊之書。言涉天理人欲者多。蓋其所道者然也。先儒之學。克去私己。以復天理爲要。故其論道解經之間。遂以天理人欲爲善惡之別。稱其所云盡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可以解仁。可以狀聖人之德。其

語蓋本於樂經之言。象山陸子辨之詳矣。大抵當漢之時。黃老之術大行于世。如文景之爲君。張良曹參之爲臣。好之最篤。時之大儒君子。駕其遺說。攬入聖經樂記所載。豈其由此乎。然觀其曰。窮人欲則非全惡。人欲而欲無之。如後世所謂寡之又寡。以至於無之類。亦可見也。

論漢儒學問之旨

漢書賈誼曰。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

胤按。孝仁禮義併舉。以爲保傅之教。唯見于此。豈亦古之遺言乎。

漢武帝時。舉賢良文學之士。董仲舒對策曰。夫仁誼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王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群生也。胤按。仁義禮智信五者並言。始見於此矣。蓋當時五行災異之說盛行。凡萬物之散殊。必取象五行。則固非禹疇箕範之舊矣。遂以信配仁義禮智。名曰五常。以準五行。董子之學。專尚五行。亦襲其說。

耳。然考策之言，未有配五行之說。既曰王道所當修飾，或又配之禮樂，以爲適治之具，則猶孟子所謂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之意，而以此爲經世濟民之具，而不以爲人之性矣。其言性也，下文詳之。或曰：以信配四者，何以不可？曰：古者百行錯舉，以爲人之教。夫子亦以禮義與信并言，則以信配四者，何爲不可？然道有無準者矣，有有準者矣。仁智固大矣，禮義人之大閑也，皆道之有準者，而百行之所取則也。若夫信者，與恭慎勇直等屬，同爲人之

一德，故唯專於此，而小有所準，則爲足恭。爲必信，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必有禮義以爲之準，則而後可行之，無弊。其言見於語。孟者班班矣。孟子四端不言信，其以此乎。

又曰：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

胤按：仁義禮樂四者，相敘爲言，雖不見於六經，而先王所以經綸天下之道，括其大者，則實不外乎。

是故自戰國以來諸儒語先王之道無必以此爲稱而董子之言爲最明且簡焉蓋言天下之達德則固仁義禮智爲大而經濟之具則仁義禮樂爲要各就其所專爲言耳斯四者旣不可以爲性則仁義禮智之亦不可以爲性也可知矣

又曰命者天之命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又曰天之命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

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二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

故孔子曰不知命以爲君子此之謂也

胤按董子謂性生之質也其義可謂明矣但其所謂質者清濁昏明之差稟得不齊者對理爲言董子所謂質者斥生之所得未經教化者而言故又云質樸之謂性此爲不同耳而其論性也曰非教化不成則非專貴性之自然如樂記鴻烈之謂也雖不謂性爲善而曰超然異群生則知人性之善可以受教非說惡說混如孫卿子雲之說也先儒云漢

早稻田印

儒近似者二人董仲舒大毛公楊雄予謂仲舒其最純乎五行災異之說雖未免當時之習而其說平易爾雅似有得乎孟子

淮南鴻烈解詮言訓曰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皆立一名者言其大者也其德也其功也其

兵畧訓曰仁勇信廉人之美行也胤按淮南子書祖老莊之旨而亦窺聖賢之書夫子每言仁智勇而孟子專倡仁義今參取言仁義智勇又言仁勇信廉皆其所創爲也

漢東平王宇傳元帝詔書又勅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嗜欲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有也胤按此當時儒者之所傳代言者用其意述之也後世所謂天理人欲之說其漸於此矣然其所謂五常者猶就生稟而言未以爲未發之理也揚雄法言修身篇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

胤按此亦漢儒之所傳猶董仲舒之言也因孟子安宅正路之言而各喻諸物皆就行事而言未嘗以爲性之名也性之說下文詳之

又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溫公性辨曰孟子以爲人性善其不善者外物誘也荀子以爲人性善者聖人教之也是皆得其一偏而遺其本實夫性者人之所受於天以生者也善與惡必兼有之猶陰之與陽也是故雖聖人不能無惡雖愚人不能無善

其所受多少之間則殊矣。揚子以爲人之性善惡混。混者善惡雜處於心之謂也。顧人所擇而修之何如耳。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斯理也。豈不曉然明白矣哉。如孟子之言所謂長善者也。如荀子之言所謂去惡者也。揚子則兼之矣。韓文公解揚子之言以爲始也。混而今也。善惡亦非知揚子者也。

胤按性善惡混之說起于揚子。其意謂孟子說性善而爲善者未必無惡。荀子說性惡而爲惡者未必無善。人性中本有善惡二端。折衷孟荀之說爲

此兩徇之言。卽公都子所舉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之意耳。其說卒墮於俗見而不足言性也。苟如其說則人之行仁義何所取以爲本耶。其見何敢望董子。況於聖賢之旨相違殊甚。然其所謂性云者猶就氣稟爲言而未墮于理。以信配仁義雖非古也。猶就行事爲言而亦未以體言。此宋儒之所以爲不足取。而漢儒之未失古意者亦在乎此。學者其可不知所取捨耶。

又問道篇曰。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

宣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

胤按。揚子到此。又列舉道德仁義禮。其義訓則皆依戴記說。○又按三畧曰。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道者人之所蹈。德者人之所得。仁者人之所親。義者人之所宜。不可無一焉。與揚子之言相出入焉。

鄭玄中庸註曰。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智。

皇侃疏曰。木神則仁者。東方春。春主施生。仁亦主施生。云金神則義者。秋為金。金主嚴殺。義亦果敢斷決也。云火神則禮者。夏為火。火主照物而有分別。禮亦主分別。云水神則信者。冬主閉藏。充塞不虛。水有內明。不欺於物。信亦不虛詐也。云土神則知者。金木水火土無所不載。土所含義者多。知亦所含者衆。故云土神則知。

胤按。以五行配五常四時。其說到此始詳矣。蓋五行之說。春秋以來。漸推庶物。見於左氏傳及月令。

者可考而知。至鄭氏配之人性。則仁義禮智信之具於人心。其不可增減移動。猶四體之具於外。五管之懸乎中也。一不可加。一不可闕。於是乎古之學。一變隨事設教之方。轉而爲在己一定之物。其不然。則語孟及經傳之間。不必皆併舉仁義禮智信五者。而或言智仁勇。或言禮義信。參伍錯綜衆事。相偶以立言者。得不爲有餘不足之說乎。吾知其不然也。此說一興而傳。至後世千有餘歲之間。因循仍襲習熟已久。雖有卓見絕識之人。不能改其

故輒其說益詳。而其理益鑿矣。然鄭氏所云性者。猶就生稟爲言。而亦未以爲性具之理也。○又按周室旣滅。接乎戰國。秦政之暴。燔滅文章。以愚黔首。遂失其天下。漢興改秦之敗。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自是而有專門之儒。或父子相傳。或師弟相授。以世其業。孔安國鄭玄馬融賈逵何晏王肅服虔等。諸儒爲之訓詁。歷魏晉南北朝。以逮隋唐。宋之中葉。凡世之治經者。皆循守之。以爲軌則。孔穎達邢昺孫奭等。亦爲之

元行冲傳

疏。今十二經正義是也。唐書儒學傳。王邵曰。魏晉浮華。古道湮替。歷載三百。士大夫耻為章句。唯草野生。專經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寧道孔聖。誤諱言。鄭服非當時之所習。可見矣。及濂洛之說。作義例。工程悉皆一新。漢註唐疏。遂致束閣。蓋訓詁諸儒。其人皆經師也。而非人師。制度訓詁。考索雖詳。而體驗之工。殊欠真實。此其所以一廢而不復省錄也。然當時理氣體用之說未立。道器精粗之辨未興。其解或不免牽強膚

淺之失。或攙入老莊虛玄之說。然就事實為解。要不失古意。不可不知其得失焉。

班固白虎通。情性篇曰。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又曰。人本含六律五行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也。又曰。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

古今學彙 卷中
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成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心所以為禮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銳也。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而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色黑。水陰故腎雙竅。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精也。土尚任養萬物為之象。生物無所私信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黃也。

漢書刑法志曰。夫人宵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

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

律歷志曰。協之五行。則角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商為金。為義。為言。徵為火。為禮。為視。羽為水。為智。為聽。宮為土。為信。為思。

胤按。此以五常配四方四時五音五色五臟五事。其說益詳。蓋班固氏之所傳。而後世儒家之所據也。大抵五行配五常。漢儒從有一說。隋蕭吉五行大義曰。鄭玄註中庸篇云云。毛公京房漢史皆以土為信。蓋鄭氏以水為信。土為智。與班固之說為

互相異亦依毛公京房之舊尊而程朱說則專從

班固云

漢書律歷志曰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乘乾坤之策而生大周

月令疏鄭註易系辭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弁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弁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弁天

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弁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弁也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弁氣弁而減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為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故夏減其一故四十有九也

胤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說後世學者謂上世已來直是如此而不知易系只說天一地二耳未嘗曰生成五行也其曰天一生水者班固述劉歆之言載之前志而曰地六成之者則具鄭氏之說鄭氏易傳今不傳纔見禮記孔疏所引故宋王伯

厚玉海專舉正義可見其說不載他書而獨存于鄭氏註要之五行之說詳于洪範月令而易只說兩儀四象三才八卦而不言五行劉歆班固等諸儒彼此牽合遂有此說不可不知其所由來焉○又按洪範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孔安國傳曰皆其生數是知五行生成之數其說已見於漢而書孔傳先儒亦疑其不似四京文字大則亦難必信據大抵戰國已來五行讖緯之說盛行於世兩漢諸儒信之最篤多取其說以解六經

五行生成之說豈得無取於此乎

○論隋唐諸儒之學

述史
文中子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問性子曰五常之本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矣乎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殛也或力不足者斯止矣

胤按王通字仲淹門人謚曰文中子著中說三卷此其所載終乎隋世唐初名臣如房杜魏溫多出其門蓋自漢至唐殆向千年其間稱純儒者後世

古今學錄 卷中
必稱董揚王韓以其以道自任非訓詁詞章之儒也。今審其言以仁義禮智信爲五常則襲漢儒之說而亦不以爲性故曰性五常之本也。其說近乎董仲舒云。

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云云。唐孔穎達正義云莊氏之意以此四句明天之德也而配四時元是物始於時配春春爲發生故下云體仁仁則春也亨是通暢萬物於時配夏故下云合禮禮則夏也利爲和義於時配秋秋旣物成各合其宜貞爲事幹於時配冬。

冬旣收藏事皆幹了也。於五行之氣唯少土也。土則分王四季四氣之行非土不載故不言也。又曰施於五事言之元則仁也亨則禮也利則義也貞則信也不論智者行此四事並須資於知且乾鑿度云水土二行兼信與知也故畧而不言也。

胤按以元亨利貞配四時五行鄭康成王輔嗣並無其說。至唐孔氏據莊氏之意配之四時則其說亦甚晚矣。一說又配五常以貞爲信而兼智則本鄭氏中庸解而稍異矣。

韓子原道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
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
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吉有凶
胤按古者必稱道德仁義而韓子以仁義先道德
先儒譏之固當審韓子之意以佛老莊氏亦自道
其道德其德故以仁義爲定名道德爲虛位而敘
言仁義道德耳不知人之所行仁與不仁雖俱可
謂之道而專謂之道則唯仁可以爲道而不仁不
可以爲道德亦然故夫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

仁蓋道德之爲名所以統攝仁義而包百行在其
中至於謂之仁謂之義則各就其事分而名之耳
然著原道而皆提此四者爲說則亦孟子之意也
至於博愛謂仁之云先儒亦譏其言用而不及體
然古者仁無體用之說聖賢所云仁皆就事實爲
言則其說固不可沒非也但據其說則慈愛怜愍
可謂之仁而剛毅木訥不可謂之近仁殘忍刻薄
可謂之不仁而巧言令色不可謂之鮮矣仁與古
者之言仁周遍無所不包者爲不同焉耳○又按

佛氏之入中國。在後漢明帝之世。三國之時。其說
尚未滋蔓。逮晉稍行。南北隋唐之世。張皇殊甚。其
徒之傑然爲衆稱道者。迹相接也。王公卿士。蒲伏
納拜。文人鉅儒。亦從緣飾。如范縝傳奕。雖或有非
之者。而其說不詳。方唐中葉。獨昌黎氏倡聖人之
道。以距異端。儒者之闢佛。於是乎始矣。障川廻瀾。
芴搜而遠紹。摧陷廓清之功。豈止復古文而已哉。
原性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
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

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
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
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
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
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
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
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
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
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亾。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

者之於七也。亾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
品。

胤按。古今言性者。孟子說善。荀子說惡。楊子說善
惡混。韓子按二家之旨而剖析之列為三品。即公
都子所舉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而較諸荀揚之
說。則於夫子之旨為庶幾焉。然就各人上見性。則
善惡之相懸。豈止三品而已哉。其參差不等。固至
倍蓰而無算。通天下而見之。則凡頭圓趾方。立天
地之間者。皆無不可以為善。卒不如孟子所謂性

善者之得其本也。然曰性之品有三。而又曰其所
以為性者五。而以仁義禮智信實之。則與宋儒之
說異矣。且就氣質為說。而未及理焉。其言曰。今之
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奚言而不
異。蓋因當時已有說性過高者云爾。

李翱復性書曰。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
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
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
故不能克也。

又曰。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
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
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不已則能歸其源矣。
胤按。儒者之言復性。自是而始矣。書有三篇。今舉
其大畧。蓋老莊之學。專貴心性。惡其爲聲色所誘
惑。以失其本真。故以反性爲極功。莊子曰。繕性於
俗學。以求復其初。謂之蔽蒙之民。又曰。民始惑亂。
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淮南子曰。聖人之學也。
欲以反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達人之學也。欲以

通性於遼廓。而覺於寂寞也。又曰。聖人體道。反性
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是也。翔學於韓文公時。
稱韓李然。兼尚禪理。參藥山。惟儼有契。用其語以
作偈。所謂吾來問法。無餘說。月在青天水。在瓶。豈
所謂倍師說。而淫老佛者乎。書之所述。其旨蓋有
所由來焉。以此語聖人之道。吾知其天淵矣。宋朝
儒先雖斥翔之言。出於禪理。然平生教人手段。
曰復性。二曰復初。以爲學問之極功。作聖之手段。
者何哉。考諸聖賢之書。則曰養性。曰盡性。曰苟得。

其養無物不長。日如火始然。如泉始達。而未嘗有以復性之初為言者也。大抵聖賢之教。入修為之方。充養盛大。期於進德。猶培筋蘖之生。而成大木。導濫觴之流。而為巨浸。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皆是事也。佛老之倡宗。豎義屏除塵累。求其清淨。猶刷垢膩。而得鏡之明。汰泥沙。而覓水之澄。其所為道者。既不相同。故其著於言者。亦如是之異。何可依違調停於其間。強為分疏也哉。

古今學變卷之中畢

